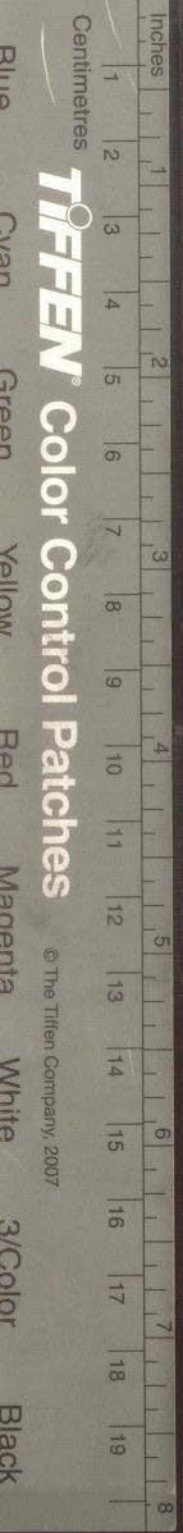




49.392
8030
2:15

五燈會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

石三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子祥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召入府
 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
 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
 別曰恁麼則同也師曰不妨領話問諸佛出世普徧
 大千白雲一會如何舉揚師曰賺卻幾人來曰恁麼
 則四眾何依師曰沒交涉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不



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石橋那邊有這邊無會麼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閑衣到六祖爲甚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問僧甚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倚子

曰這箇是倚子師以手撥倚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

對師曰這虛頭漢

雲門問乃云須是我祥兄始得

師將示滅白眾曰

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內外已否若如是會卽大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卽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上堂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眾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辯若辯得出有參學分若辯不出長安路上鞦韆地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

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踞著那頭掀上堂與麼來者現成公案不與麼來者堞生招箭總不與麼來者徐六擔板迅速鋒鋞猶是鈍漢萬里無雲青天猶在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誦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

恁麼則不謬去也師便打上堂舉臨濟示眾曰恁麼來者恰似失卻不縛麼來者無繩自縛十二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盧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剝師曰古鏡闊一丈屋梁長三尺是汝鉢盂鑊子闊多少上堂俱胝和尚凡有扣問祇豎一指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僧問已事未明如何辯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腳下水淺深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何師曰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

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
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
曰祇這箇爲復別有師便打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
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寶僧退步師便打問佛未出
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猢
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三人
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
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
話墮也曰大眾總見師便打問無踪無跡是甚麼人
行履師曰偷牛賊問羶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獵屎

狗曰挂後如何師曰獵屎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秋來黃葉落曰見後如何師曰春來草自青
岳州巴陵新開院顯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峯和
尙道開卻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著和
尙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擗踣跳上梵天
拶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
尙莫瞞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
門曰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師住後更不作法嗣書
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
井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

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祇
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僧問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問三
乘十二分教卽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
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
卻手橈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曰清平世界說甚麼
佛法師曰好箇無事禪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
座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
識下去師將拂子遺僧僧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甚
麼師曰旣知清淨切勿忘卻

梁山觀別云
也須排卻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
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曰打鼓爲
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則含
生有望師曰腳下水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
落有無時如何師曰東弗於逮曰這箇猶落有無師
曰支過雪山西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麻
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問不可以智
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這箇野狐羣隊問
如何是定師曰鰕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
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

寒上樹鴨寒下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
落知天下秋師遊山回首座同眾出接座曰和尚遊
山巖嶮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力座乃奪卻
師放身便倒大眾皆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趁散
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師一日訪白兆兆曰
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一椽
佛與眾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
此頌有成禡無成禡兆曰無成禡師曰佛與眾生不
別聾侍僧救曰有成禡師曰直得聖凡路絕聾當時
白兆一眾失色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
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爲甚卻無師曰張公喫
酒李公醉僧曰老老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
失利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人往上官在
眾日普請鋤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
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瞎漢是時一眾皆言遠
上座敗闕後明教寬問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
後僧問美味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
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甚麼處去來曰心
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問北斗裏藏身意旨

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
曰清則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尙妙
藥師曰不離眾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喫啗看問如何
是室內一盃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
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眾雲集請師施設師曰
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
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
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脈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
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

分別日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腳問萬機俱泯
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則不
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遊陸地時如何師曰發
言必有後救曰卻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
但有言句盡是實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
領會師曰千家萬戶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
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問如何是
無縫塔師曰合掌當胸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露也
問教法未來時如何師曰閻羅天子曰來後如何師
曰大宋國裏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曰連爲甚麼母

入地獄師曰確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早朝不審晚
後珍重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腳還識
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祇是被
人熱謾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參學日久用心掃地煎
茶遊山翫水汝且釘釘喚甚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
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
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
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
任橫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
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

不穩遮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
書終是被人奪卻汝等諸人參禪學道亦復如是還
有人收得元本契書麼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麼作元
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麼說著便
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
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己天地差殊且去衣
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
與汝證明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將示寂辭知府宋
公瑞曰老僧行腳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腳
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眾曰老僧四

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於本山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日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卻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卻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住後上堂言

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甚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腳趂趂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僧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破幾緇草

鞋曰三緇師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師曰參堂去
僧應喏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
之三年僧問離卻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
黃襪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對眾怎生舉
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二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
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問蓮華未出水
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
正東流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金州客曰用者如何
師曰伏惟尚饗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
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裏楚山頭決
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麼
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文殊普賢來參
時如何師曰趁向水牯牛欄裏著曰和尚入地獄如
箭射師曰全憑子力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
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柳栗木拄杖曰見
後如何師曰寶八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灼然諦當
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寶裏石人賣棗圈問如
何是洞山劍師曰作麼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
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祇恁麼師又作麼生師
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眾雲臻請師撮其

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蟆叫
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甚麼處師曰長者
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
則不是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
黎到來幾日也問但有纖毫卽是塵不有時作麼生
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
患耳聾問悟本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麼
問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主請開堂纔陞座維那白槌

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便曰果然不識鈍置
殺人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適來道
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復曰大眾且道鈍
置落在阿誰分上師同明和尚在眾時問僧問法眼
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
二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
曰是師曰鷄子過新羅便歸眾時李主在座下不肯
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
日茶罷備綵一箱劔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
是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劔法眼陞座師

復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鷄子
過新羅捧綵便行大眾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
鳴鐘集眾僧堂前勸師眾集燈問承問二上座久在
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
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
商量燈擬議師打一坐具便歸眾師同明和尚到淮
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
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
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隨州雙泉郁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回頭終
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語先分付曰如何是
第三句師曰連根猶帶苦上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
虛受彼彼大丈夫因甚麼到恁麼地便下座後住舒
州海會僧問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浣水逆流山露骨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虱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
沒閑人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山高不礙白雲飛問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聽老僧一
偈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僥巧說千
般妙不是謳阿不是經問如何是色空師曰拾取落

花生舊枝問如何是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問如何是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師曰拈不得曰爲甚麼拈不得師曰特地卻成愁

韶州舜峯義韶禪師僧問正法無言時如何師曰言曰學人不會乞師端的師曰兩重公案曰豈無方便師曰無禮難容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僧正到方丈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正曰放猫兒入好師曰試放看正無對師拊掌笑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宿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南嶽般若寺啟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上堂眾聞板聲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旣善分時節吾今不再三便下座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爲甚麼卻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瞻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急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

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草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曰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哞哞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眾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溼菱僧便喝師曰紅焰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參

金陵清涼智明禪師江南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

此不敢無禮

潭州南台道遵法雲禪師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
提綱合作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真如解脫當
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
一言纔啟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
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
挂壁上問如何是真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甚麼
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

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真紅
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韶州雙峯竟欽禪師益州人也開堂日雲門和尚躬
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
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
流菴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
句師曰因風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
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
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
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

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鉛刀徒逞不若
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
寶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
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
璨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卽違佛教不
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
馬廣主常親問法要錫慧眞廣悟號將示寂告門人
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山頂預修墳塔泊工畢以聞
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等七人夜
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詮禪師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
答這話曰爲甚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覲面難逢
處如何顧鑒咦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
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則東山西嶺
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
廣州黃雲元禪師初開堂日以手拊繩牀曰諸人還
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老僧陞座去也師便
坐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上堂古人
道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山僧卽不然觸目未曾

無臨機道甚麼珍重

廣州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僧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豺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問僧甚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郎當媚痴抹躡爲人一句僧無對示眾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

韶州雲門山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禪師上堂良久僧出問白雲一路全因今日師曰不是不是曰和尚又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便下座問擬伸一問師還荅否師曰皂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荅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淨法禪想章禪師廣主問如何是禪師乃良久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鑿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爲甚麼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胸題卍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指壁上畫問既是

千尺松爲甚麼卻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
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時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和
尙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問太子初生爲甚麼不識
父母師曰迥然尊貴

英州大容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
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
草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卻拒陽著曰如何是妙用
師乃握拳僧曰真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
長蛇偃月卽不問匹馬單鎗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
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大容爲甚麼趁

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溪多搯揜問如何是古佛
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
期他往偶因事不去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
吠時天未曉金雞啼處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
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
山境師曰布水干尋

韶州雲門常寶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
揀擇者麼時有僧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
是一乘法師曰日月分明曰學人不會師曰清風滿

路

鄧州林谿竟脫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曰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貴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韶州廣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因

風吹火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卽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卽菩提

韶州長樂山政禪師僧問祖師心印何人提掇師曰石人妙手在曰學大還有分也無師曰木人整不齊英州觀音和尙因穿井次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窗鳴

元四十一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
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
曰迢迢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
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照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卽
今是甚麼意僧曰恰是師便喝

瑞州黃檗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與
天下人作榜樣問如何是佛師曰眉籠眼大上堂良
久曰若識得黃檗帳子平生行腳事畢珍重

信州康國耀禪師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
汝向彌伽後會始得曰古人道彌伽裏薦取又如何
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則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
曰莫謾語

潭州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
肘後懸旣參雲外客試爲老僧看時有僧纔出師便
打曰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穎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了問
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向甚麼處去如何訓對師曰
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

卽不恁麼問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鼎州滄谿璘禪師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門和尚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示頌曰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彊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瑞州洞山清稟禪師泉州李氏子參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金陵主請居光睦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

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好箇消息祇恐錯會時有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卻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問僧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卽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趁出問如何是佛師曰

對面千里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祇爲眠霜臥雪深曰恁麼則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在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主人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談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湘潭明照禪師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禪師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瑟瑟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興元府普通封禪師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峯淨源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真

如大眾若得真如卽隱卻山河大地若不得卽違古
人至言眾中道得者出來道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
歸堂珍重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三家村裏兩
兩三三曰來後如何師曰干斜不如一直問諸法寂
滅相卽不問如何是世間相師曰真不掩假問如何
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禪師因見聖僧乃問僧此箇聖僧年多
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曰這竭斗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聯師當第幾師曰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

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師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
來師曰不落言詮速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
會鄉談師曰參眾去僧曰灼然師曰更踣跳便打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甚麼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黎不是
問僧近離甚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劍來否僧
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仙元來卻是樗蒲漢問
如何是鵝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則謝
師周旋去也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

楊翻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餅淥水安臆下便當生涯度幾秋曰如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怎麼則到也師曰深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如何是真如師曰點鐵成金客問名不見形曰怎麼則禮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

放過卽東道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一年同一春韶州慈光禪師僧問卽心卽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麼生曰怎麼則學人罔測去也師曰龍頭蛇尾

韶州雙峯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非時爲人一句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便打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覩芥投針時如何師曰落在甚麼處梁山云落問不犯詞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在汝眼裏

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韶州雲門法球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大道師曰當

時妄想至今不絕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長空不匣
鋒銳色曰用者又如何師曰四海唯清日月明問如
何是道師曰頭上腳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
東西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色卽不無作麼生
是珠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
投澗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風吹菱花
曰見後如何師曰更雨新好者

韶州佛陀山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
曰意旨如何師曰簸土颺塵

連州慈雲山深禪師僧問寶鏡當軒時如何師曰天
地皆失色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扣牙恐驚

齒

廬山化城鑿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正法眼師曰新
羅人迷路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禪德且
作麼生是涅槃門莫是出僧這裏聚會少時便爲涅
槃門麼莫錯會好諸禪德總不恁麼會莫別有商量
底麼山僧這裏早是事不獲已向諸人恁麼道已是
相鈍置了也更擬踏步向前有何所益諸禪德但自
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真隨緣自在莫用巡他門戶
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得自在便被生死

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光陰倏忽便是來生速須
努力時有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爆
驚人耳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犬聲猛夜不
休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月照舊房深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不欲說似人曰爲甚麼卻如此師曰家
醜不外揚問如何是和尚尋常爲人底句師曰量才
補職曰恁麼則學人無分也師曰心不負人問佛法
畢竟成得甚麼邊事師曰好箇問頭無人荅得曰和
尚豈無方便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
是向上關楨子師曰拔劍攪龍門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

音釋

創古外切 趨狼狄切音 趨蘇谷切音 速胡典切

山名在今襄陽 交居肴切音 嵐盧含切音 携上音 蒲下音

戲也牧 猪奴戲

曹楫才施資敬刊此卷第四十伏願彼岸同登永
證眞常計字九千九百五十八箇
光緒三十三年夏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一

石四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廬山護國和尚上堂曰有解問話者麼出來對眾問
 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便歸方丈
 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又曰
 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
 諸上座作麼生理論朝夕恁麼上來向諸上座說箇
 甚麼即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律師若說

世諦因緣又非僧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上祖宗多
少佛法可與評量總不如是須知各各當人分上事
作麼生是諸上座分上事知有底對眾吐露箇消息
以表平生行腳參善知識具爍迦羅目不被人謾豈
不快哉還有麼良久云若無人出頭買賣不當價徒
勞更商量珍重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雲遮海
門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擘破鐵圍山

廬州天王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曰高座
不曾登曰登後如何師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
文長付在來日東家籬西家壁自己分上又作麼生
僧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師曰風雨順時
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師曰稻麻竹葦

廬州慶雲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
直截根源師曰十進九退曰如何卽是師曰何日得
休時問一言道斷時如何師曰未是極則處曰如何
是極則處師曰冬後一陽生問諸法實相義和尚如
何說師曰口挂東壁上問佛令祖令今已委向上機
鋒事若何師曰令曰學人不曉如何指示師曰收

岳州永福院朗禪師問僧汝是甚處人曰荆南人師
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曰汝何不判公

元四十一
二
驗曰和尚何得特地師曰爭奈岳陽關頭何僧無語
師便打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
舉起分明曰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哩問學人非時
上來乞師一接師曰汝是甚處人曰河北人師曰不
易過黃河

郢州趙橫山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長
連牀上喫粥喫飯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平地看高
信州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天
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大地坦
然平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春生夏長問古殿
重興時如何師曰一回春到一回新

廬州南天王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體真如師曰五
郎手裏鐵彈子問十度發言九度休時如何師曰口
邊生荆棘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半路好抽身

桂州覺華普照禪師僧問大千世界爲甚麼轉身不
得師曰誰礙闍黎曰爭奈轉不得師曰無用處問聲
色二字如何透得師曰虛空無變易日月自紛拏問
如何是真如涅槃師曰秋風聲颯颯澗水響潺潺上
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然燈佛不如闍黎總似今日

老胡絕望闍黎不如然燈佛於此明得大地微塵諸
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宿一時拈來山
僧拄杖頭上轉妙法輪於此明不得百千諸佛穿你
鼻孔西天二十八祖透過你鬪體還知麼若不知山
僧與你指出良久曰山河大地有甚麼過久立珍重
益州鐵幢覺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光
剃頭淨洗鉢問如何是道師曰踏著曰如何是道中
人師曰退後三步問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截耳
臥街

新州延長山和尚

後住龍景山
眞身現在

僧問如何是和尙家

風師曰醜拙不可當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瓦盃竹
筍問從上古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在山間卽居樹
下曰未審成得箇甚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
師便打

眉州福化克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山僧這
裏不曾容易對闍黎曰如何得相承去師曰白雲雖
有影綠竹且無陰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
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汝試道看曰比來請益豈
無方便師曰將謂是海東舶主元來是北地番人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字路頭華表柱曰學人不

會乞師再指師曰君自行東我向西

眉州黃龍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關板子師曰少人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曰汝試進前看僧便喝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香林師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世尊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得箇甚麼僧無語師曰移厨喫飯漢衡州大聖院守賢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五通廟裏沒香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南斗七北斗八

舒州天柱山和尚上堂曰莫有作家戰將麼試出來與山僧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山僧打退鼓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敗將不戰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荆南人曰是師曰祇見波瀾起不測洞庭深

韶州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罔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門拓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師因斯大悟即便禮拜自此依雲門爲上座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穿靴水上行

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曰南贍部州北鬱單越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朝遊羅浮暮歸檀特

郢州纂子山菴主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青原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厯和尚初參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撚髭曰有髭卽撚無髭又如何師

曰非公境界

連州寶華和尙上堂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日銷萬兩黃金雖然如此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問僧甚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甕醬師喚沙彌將一碗水來與這僧照影因有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老凍鸞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

比爲拋磚祇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階下過師乃
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詰之僧
無語師便打師有時戴冠子謂眾曰若道是俗且身
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眾無對

韶州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箇甚麼曰念
孔雀經雲曰好箇人家男女隨鳥雀後走師聞語驚
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僧問如何是月華
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卽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
金銅羅漢上堂舉一句語徧大千界還有人會得這
箇時節麼試出來道看要知親切良久曰不出頭是
好手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王
不識曰意旨如何師曰隻履西歸師入京上堂有一
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仁思
有一老宿上法堂東西顧視曰好箇法堂要且無主
師聞乃召曰且坐喫茶猶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
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測宿曰恁麼則
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僧問今日供養地藏地藏還
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
白雲開火路容曰三道寶塔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

處不是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上堂良久曰摩竭提國親行此
令去卻擔簦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
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
是樂淨境師曰有工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
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龍門
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喚
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
曰如何是末師乃豎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
團圓菩薩面庭前樓樹夜叉頭僧辭師問甚處去曰

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
對僧無語師代云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請
打籬次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爲甚麼卻攔
截師曰牢下櫬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
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麼則再遇子期也師曰笑
發驚絃斷豈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爲主
未審白雲甚麼人爲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則法
雨霧霏羣生有賴師曰汝莫這裏賣梔子

韶州白雲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之意師曰

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崖州路上問知音

德山密禪師法嗣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上堂直鉤釣猛龍曲鉤釣蝦蟆
蚯蚓還有龍麼良久曰勞而無功僧問寶劍未出匣
時如何師曰在甚麼處曰出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
袖短問古人拊掌意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

南嶽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
寸龜毛重七斤

鼎州德山紹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桃源水遶白雲亭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
上師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
少一毛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
汝拄杖子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卻汝頭大
海水溺卻汝身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
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
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上堂僧出曰請師答話師曰好
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問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

苦口爲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日不伸此問焉辯
我師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

巴陵乾明院普禪師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許不落
功勳還許也無師曰一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
三十年後

興元府中梁山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時
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鄂州黃龍志願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
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益州東禪秀禪師僧問既是善神爲甚麼卻被雷打
師曰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問如何是一代時教
師曰多年故紙

鼎州普安道禪師三句頌函蓋乾坤曰乾坤并萬象
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見頭頭用不傷截斷眾流曰
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
隨波逐浪曰辯口利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
診候在臨時三句外曰常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
問如何事南嶽與天台擡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眉君
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遶須彌

巴陵鑒禪師法嗣

泐潭靈澄散聖因智門寬禪師問曰甚處來師曰水
清月現門曰好好借問師曰褊衫不染皂門曰喫茶
去師有西來意頌曰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
八年草履祇栽三箇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菴每見
西菴雪下澗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
月到牀前

襄州興化院興順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師
曰舉卽易答卽難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過去問如何
是百千妙門同歸方寸師曰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
向上事師曰楚山頭指天

雙泉寬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孔長三
尺曰學人不會師曰真不掩僞曲不藏直問如何是
道師曰點曰點後如何師曰荆三沐四問寶劍未出
匣時如何師曰看日出匣後如何師曰收問如何是
隨色摩尼珠師曰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
箇癩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議
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上堂佛病祖病一時
與諸禪德拈向三門外諸禪德還拈得山僧病也無
若拈得山僧病不妨見得佛病祖病珍重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祖師西來意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高問低對曰見後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上堂僧問名喧宇宙知師久雪嶺家風略借看師曰未在更道僧展兩手師便打僧禮拜師豎起拄杖曰大眾會麼言不再舉令不重行便下座問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日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禮可恕無禮難容出去智門問曰暑往寒來卽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門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江陵府福昌院重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乾象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日裏看山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東方甲乙木曰恁麼則粉骨碎身也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浩浩塵中如何辯主師曰長安天子塞外將軍曰恁麼則權握在手師曰不斬無罪人問如何是不遷底法師曰死人不坐禪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那伽常在定間離卻咽喉唇吻請師速道師曰福昌口門窄曰和尚爲甚麼口門窄師曰還我話來問如何是離筌蹄底句師曰頭大帽子小曰意旨如何師曰側腳

反穿靴問金烏東涌玉兔西沈時如何師曰措大不
騎驢曰恁麼則謝師指南師曰更須子細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樓子數珠曰見後如何師曰鐵
磬行者問未施武藝便入戰場時如何師曰老僧打
退鼓曰恁麼則展陣開旗去也師曰伏惟尙饗上堂
盡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福昌這裏拈拄杖畫一
畫曰說佛說法諸禪德若也會得出來與汝證據若
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蘄州四祖志謹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多
年松樹老粼皴問葉落歸根時如何師曰一歲一枯

榮

醜
襄州興化奉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貌

唐州天睦山慧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多年桃
核曰意旨如何師曰打破裏頭人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三年逢一閏曰合談何事師曰九日是重
陽

鄂州建福智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鸚
鵡慕西秦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門透法身法身
何許人鴈回沙塞北鸚鵡慕西秦

襄州延慶宗本禪師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何師曰
擺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安雖樂

鼎州大龍山炳賢禪師僧問昔日先師語如何透法
身師曰萬仞峯前句不與白雲齊問如何是動乾坤
句師曰透出龍宮翻大海掌開日月倒須彌問如何
是出家人師曰深曰如何是出家法師曰苦
自巖上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甃瓦泥土曰如
何是塔中人師曰含齒戴髮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
不曾作模樣曰如何是老人相師曰無力把拄杖問
洞山麻三斤意旨如何師曰八十婆婆不粧梳

香林遠禪師法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先住北塔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破

草鞋赤腳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
日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不見鼻曰便恁
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鼻孔裏呷羹問曹谿路上還有
俗談也無師曰六祖是盧行者問一切智智清淨還
有地獄也無師曰閻羅王是鬼做上堂一法若有毗
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麼時
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
幸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

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眾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
有人商量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問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滿眼是埃塵問古鏡未磨時
如何師曰也祇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師曰且收取
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
師曰兔子懷胎問金剛眼中著得箇甚麼師曰一把
沙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無縫塔
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三斤秤
不起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花曰出水後如
何師曰荷葉上堂汝等諸人橫擔拄杖出一叢林入

一叢林你道叢林有幾種或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
或有荆棘叢林荆棘圍繞或有荆棘叢林旃檀圍繞
或有旃檀叢林荆棘圍繞祇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
在阿那箇叢林裏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處踏
破草鞋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上堂雪峯鞦韆
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隨燒畚且道明甚麼邊事還
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
蛇手燒畚須是燒畚人賢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筋
一世貧上堂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
氈子裏藏身還藏得身麼若藏不得卻被氈子打破

元四十一
髑髏上堂東家李四婆西家來乞火門外立少時噴
他停滯我惡發走歸家虛心屋裏坐可憐羣小兒終
日受饑餓有眼不點睛空鑊髑髏破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頭阿旁曰如
何是法師曰劔樹刀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
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 指扶桑日那
邊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蹉過了也

灌州青城香林信禪師僧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
築著鼻孔

洞山初禪師法嗣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山參次僧出問
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參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
日答這僧話得麼曰恰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
去就拂袖便出師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
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童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
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負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肯
之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入門便見
荆南府開福德賢禪師僧問去離不得時如何師曰
子承父業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上堂
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混合談何事良久

日一葉落天下秋問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何師曰被裏張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曰踏不著

潭州報慈嵩禪師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百歲老人入漆甕

岳州乾明睦禪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山曰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翫者山曰停機罷賞者師曰恁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音底事作麼生師曰大盡三十日山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尚手中痛棒山休去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曰楚山奚兀漢水東流曰恁麼則洞山的嗣也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鄧州廣濟院同禪師僧問萬緣息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華嶽三峯小曰此意如何師曰黃河鞦韆底流韶州東平山洪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關師豎起拂子僧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非公境界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再犯不容

泐潭謙禪師法嗣

虔州了山宗盛禪師上堂鐘聲清鼓聲響早晚相聞

休妄想薦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無伎倆咄

奉先深禪師法嗣

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聽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響示寂日拈拄杖示眾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眾無對師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江州崇聖御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受用三昧師曰橫擔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步步踏實

雙泉郁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開堂示眾曰無量法門悉已具足然雖如是且須委悉始得其餘方便昔時聖人互出乃曰傳燈爾後賢者差肩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傳法法相印且作麼生傳作麼生印舉起拂子曰此乃人天同證若如是也遞相證明其或未曉之徒請垂下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門路險解夏上堂僧問九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事若何師曰猢猻趁蛺蝶九步作一歇曰意旨如何師示頌曰兩箇童兒昇木鼓左邊打了右邊舞刹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取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

烏龜鑽破壁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真不見古者道
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復何
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雪霽長空迥野飛鴻
段雲片片向西向東

襄州含珠山杉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瞎問
如何是和尙關板子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問
如何是三乘教師曰上大人曰意旨如何師曰化三
千

披雲寂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照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師曰白
雲斷處見明月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黃葉落時聞
擣衣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一條寒澗木得力勝
兒孫曰用者如何師曰百雜碎上堂叢林規矩古佛
家風一參一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得箇甚麼祇如諸
人心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
合無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參
金陵天寶和尚僧問白雲抱幽石時如何師曰非公
境界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列半作三曰學人未
曉師曰鼻孔針筒

舜峯韶禪師法嗣

磁州桃園山曦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西來若有意斬下老僧頭曰爲甚卻如此師曰不
見道爲法喪軀

安州法雲智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
青水綠

般若柔禪師法嗣

藍田縣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定門師曰拈柴擇菜
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簣修途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
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卽不會不遷若
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
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
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
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
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卻請恁麼去參

妙勝臻禪師法嗣

西川雪峯欽山主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思量快
須瞥地不瞥地蹉過平生沒巴鼻咄

薦福古禪師法嗣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首稽首
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作舞而出師曰

似則恰似是卽未是

清涼明禪師法嗣

吉州西峯雲豁禪師郡之曾氏子早扣諸方晚見清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涼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涼曰擘破鐵圍山師於言下大悟涼印可之歸住寶龍雲侶駢集真宗皇帝遣使召至訪問宗要畱上苑經時冥坐不食上嘉異賜號圓淨辭歸珍錫甚隆皆不受以詩寵其行改寶龍曰祥符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旨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示寂日爲眾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覩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面南看北斗瞑然而逝茶毗獲設利建塔

青原下九世

文殊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楊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卻向楊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峯祥菴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

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
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
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
來處處花師曰腳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
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
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
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眾切切珍重問無根樹子向
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聲色
句師曰南瞻部州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
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
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
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卽就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卽
得古卽是今今卽是古所以楞嚴經道松直棘曲鶴
白鳥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
向曲鶴便白鳥便玄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
直底棘也有玄底鶴也有白底鳥久立上堂僧問學
人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
無語師曰汝還知鉢盂鑊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
也從汝問三十年後驀然問著也不定上堂舉寒山
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

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
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
春寒凝沍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
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雞報曉靈
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卻惺惺復曰惺惺直
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
因事示眾天晴蓋卻屋乘乾刈卻禾早輸王稅了鼓
腹唱巴歌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
門便喝未免捏日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
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

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枯槁甚擔水
潑波稜師一日不安上堂辭眾述法身頌曰參禪學
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尪羸甚見人
無力得商量唯有纓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
訖而寂塔於金剛嶺

南臺勸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師曰
墮坑落壑

潭州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
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

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卻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沈吟你等諸人纔上階道便好回去更要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劍利如霜曰如何領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燄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虛伸一問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卻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知而故犯

問如何是無爲之談師曰石羊石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偈絕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以成佛道

黑水璟禪師法嗣

峩嶺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見者是色聞者是聲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古寺新牌額問不與萬法爲侶

者是甚麼人師曰觀世音菩薩師一日見僧披衲師
曰得恁麼好針線曰祇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
麼曰客來須看師曰祇有這箇更別有曰雲生嶺上
師曰未在更道曰水滸巖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瑞州洞山自寶禪師上堂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
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覓箇水手也
難得眾中莫有把柂者麼眾無對師曰賺殺一船人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腰長腳短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之事師

曰東涌西沒曰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問如
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左手書右字曰學人不會師曰
歐頭柳腳

蘄州四祖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腳火急
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曬卻

潭州雲蓋志顛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古寺碑難讀曰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眉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柿桶
蓋椽笠曰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頂戴坐則挂高壁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元四十一
三
新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吠堯

明州天童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裏不著沙曰如何領會師曰耳裏不著水曰恁麼

則禮拜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師曰西來意師曰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身木骨

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則頂禮去也師曰天台柳栗

新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既是無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曰空生不解巖

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日出冰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又無語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曰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欲識解脫道雞鳴天已曉趙州庭前柏打落青州棗啣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一
音釋

簾 都騰切音 紩 七倫切音 逡 迄甲切音 菠 蓮禾切音

名 疋 同允鳥光切音 環 同境於境切音 影 玉光彩

僧志達和尚施資敬刊此卷第四十一計字九千
八百一十八箇
光緒三十三年夏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二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九世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瓢頭
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黃葉燒青煙竹
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參三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
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曰金河
峰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前上堂千花競

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撼椿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眞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尿沸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凡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彝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樹大皮裏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玉擡不起

智門祿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卽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

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峰
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眾日若論本分
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日諸人隨山僧
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
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
方出師約住日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
礫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
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
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日馬無千里謾追風日恁麼則
雲散家家月師日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
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日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
日未審祇恁麼別有在師日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
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師日清風
來未休日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日一言已出駟馬
難追僧禮拜師日放過一著乃普觀大眾日人天普
集合發明個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
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干
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願
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
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個個

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既辯
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
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
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占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
青霄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
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
何師曰穿過羈縻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
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
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
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
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皎地
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
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
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會師曰
鬧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
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
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
師曰拈卻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

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
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問龍門
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會師
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
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
大行師曰一場酸澁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
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
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
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
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

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
眾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
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卽燎卻面
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卽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
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
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
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
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
來明月上孤峰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
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卻顧謂侍者曰適來有

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
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
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
爲甚麼擡腳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
下腳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
大眾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
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何是諸佛
本源師曰千峰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
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
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
暮天謝家人不狂漁船白牛放卻無尋處空把山童
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
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
出杖屨衣盂散及徒眾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
期盟沐攝衣北首面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塢賜明覺
大師

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泥珠師
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
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牕善法堂前請
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

日腳下毛生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十號入柳示
雙跌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胸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洪州百丈智映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宰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
石兒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

韶州南華寶綠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無師曰高者高
低者低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
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
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更低眉

瑞州九峰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
不奪眾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曰卻須喫棒上
堂口羅舌沸干喚萬喚露柱因甚麼不回頭良久曰
美食不中飽人喫便下座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充侍者
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
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
火筴便撼師豁然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舌頭無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裏煨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地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巖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鄂州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多
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生師曰堪作甚麼

泉州雲臺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噀拳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有南嶽則無問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日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何師曰問取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贍部州北鬱單越

福巖雅禪師法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曰如何是道師曰險路架橋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

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
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
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
師曰作甚麽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捋下
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胸擒住叫
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
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為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
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山居頌曰呵呵呵瘦松寒竹鎖
清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平歌朝看白雲
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人問我居山事二尺杖
子攪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豎起拄杖僧
曰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橫案拄杖僧曰如何是隨
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
去師贊開福真曰清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
筆圖兮可擬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
言無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今覓焉覓當機隱顯兮
絲髮謫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嵩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白面皺
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是三界外事師
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也操行清苦徧遊師
席以明悟爲志參德山見山上堂顧視大眾曰師子
嚙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所解山日子作麼
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竇與
語喜其超邁日日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

英祐敬畏之他日竇舉師出世金鷲師聞潛書一偈
于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慙未厠嶺南能三
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二十餘年四海間
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卻被無心趁出
山晚年眾請滋甚遂開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開堂
日上首白椎罷師曰于聖出來也祇是稽首讚歎諸
代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千餘
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榮且道承
甚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星出現時我與大地有
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既丈夫我亦爾孰爲不可良

元四十二
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人半箇
先達出來遞相開發也祇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
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存荆山懷袖有珍頂門
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卻請爲新出世長老
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師曰象駕崢嶸謾進途
誰信螳螂能拒轍問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
拖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曰恁麼則祖師
正宗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如何是露
地白牛師曰瞎問妙峯頂上卽不問半山相見事如
何師曰把手過江來曰高步出長安師曰腳下一句

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曰山腰裏走問一雨所潤爲甚
麼萬木不同師曰羊羹雖美眾口難調問年窮歲盡
時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問更深夜靜時如何師
曰老鼠入燈籠問瞥喚瞥喜時如何師曰適來菩薩
面如今夜叉頭上堂一若是一卽非東西南北人不
知休話指天并指地青山白雲徒爾爲以拄杖擊香
臺下座問雨雪連天爲甚麼孤峯露頂師曰有甚遮
掩處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
曰學人不會師曰少室山高僧禮拜師迺曰佛種從
緣起遂舉拄杖曰拄杖子是緣且作麼生說箇起底

元四十二
道理良久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卓拄杖下座

吉州禾山楚材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佛令祖
令諸方并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退後曰恁麼
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
句師曰山河安掌土曰恁麼則迥超今古外師曰展
縮在當人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
後如何師曰徧界無知己問如何是和尙說法底口
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
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
青水綠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鷺鷥立雪曰恁
麼則聞鐘持鉢日上欄干師曰魚躍于江水龍騰萬
里雲曰畢竟如何師曰山中逢猛虎天上見文星上
堂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
杖頭上祖師燈籠腳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卽不問
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刹境總在你
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刹橋良久曰水
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卓拄杖下座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
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蹬不如步行

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沈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辯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參

青原下十世

洞山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麤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

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開疏如不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懨懨卽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蟇趕鷓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糊獮上堂唯一

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蟆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
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
類聚物以群分上堂三峽道無別朝朝祇麼說僧繇
會寫真鎮府出鎮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
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污我耳
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腳跟下好與三十捧雖然如是
也是爲眾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開市門頭識取天子
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卽不然婦搖機軋兒弄
口噉噉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劔刃裏
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腳夜間脫鞋打睡早朝
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篋縛起上堂雲居不
會禪洗腳上牀眠冬瓜直儻侗瓠子曲彎彎
潭州大滙懷宥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
衲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
著僧應諾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
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參知識得法於洞山師夜則頂
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
閒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
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

元四十二
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
宗皇帝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
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參歐陽修皆延見而尊禮之洎
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
吾今喜獨行不學夫梅老貧隨鼯鼠聲至中夜而化
闍維不壞者五日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頂
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
之左後住淨慈北磻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
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於世

洪州太守許式參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
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
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
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
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
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
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異兆僉知祥應
齟齬出家卅角圓頂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
潑水於地微有省發卽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

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即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眾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中和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干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濶應任孤雲自在飛旣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

堅請師既渡江少畱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
席迎致九峯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
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時
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
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
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
文欲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
笥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群生貌座師登將何
拯濟師曰山高水濶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師
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掉清波上劔峽徒勞放木鵝
師曰脫卻衣裳臥荆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得其便
僧拊掌師曰更踔跳問聖君御頌親頌賜和尚將何
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師曰半尋拄杖攪黃河問艣棹不停時如何師曰
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諸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
濟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畱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毘盧頂不稟釋迦文
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斫額望明
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卻一船
人師曰若論佛法兩字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

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
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受纖
塵獨脫自在最為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
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
出沒自在並拘檢他不得名邀他不得何也為渠能
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
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
憂祇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
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為尊乃拈
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

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鏑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
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參上堂太陽東昇爍破大
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中
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
人祇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參上堂世法裏面
迷卻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卻多少人祇如不迷不醉
是甚麼人分上事上堂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
截一路各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
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
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

下座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急如投壺閃寥廓神
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靈燄中休湊泊三
歲孩童髮四角參上堂良久舉起拳頭曰握拳則五
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參差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拓
開千聖宅今日這裏相呈且道作何使用拍禪牀曰
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
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絕
後去也師曰錯曰大眾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
何是道師曰甚麼道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

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
拜師乃吽吽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
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閒居趣寂爲道標拈拄杖曰且
道這箇是甚麼標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糲
糲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
水伴歸明月村卓一下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
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賣囂虛拾得寒山爭賤貴
覲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瓦市畱塞虛空
普天而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峰南山鼈鼻玄沙
見虎俱眠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

萬水復曰過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眾生是一是二師曰
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
餘一朵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星多
不當月日用者如何師曰落日落後如何師曰觀世
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理長卽就曰如何
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雞問開口卽失閉口卽喪未審
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上
堂夫遮那之境界眾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
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

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
用如花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恆沙乃同遵一道
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
黃葉落時聞擣衣參上堂莫離蓋纏莫求佛祖去此
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
跨五參上堂一刀兩段埋沒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
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腳跟下好與三十上堂
拈一放一妙用縱橫去解除玄收凡破聖若望本分
草料大似磨輒作鏡衲僧家合作麼生良久曰
明州九峰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尙是泐潭嫡子是

元四十二
否師曰是日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師曰記得日請
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蛇
蝻吐油捏著使出若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祇爲不
曾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
便磨唇捋嘴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
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劫無
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
說之卻不是祕惜祇爲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
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曾陞座參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
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參

天臺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二門與自己是同是別
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麼則秋水泛漁舟去也
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爲甚麼卻覓油曰山高月上遲
師曰道甚麼曰莫瞌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城郭無
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座

福州雪峰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火照魚
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佛法已蒙師指
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峰便捲
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挑日月木馬夜嘶鳴
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炊沙作飯看井
作禱參

令滔首座久參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
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
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
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卻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
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洞山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
未審和尙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
奈大眾眼何便歸眾師嘘兩嘘

北塔廣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也依大
力院出家登具後遊方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
三昧製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
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褌元豐閒

首眾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於郢州太陽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眾曰一夜兩霧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贊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曠愛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眾曰晷運推移布衲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卻會你卻不會師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四祖瑞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看日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閑垂一鈎容易上鈎來

雲蓋顯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

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闢曰如何是
截斷眾流句師曰窄上堂道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
萬年千古在日月白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
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
麥穗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方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
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滅底
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
天早晚雪深難辯路高低參

金山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遶須彌人間分晝
夜南閣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畱礙且道不落明暗
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參
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
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爲
業母夢星殞於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
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

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爲童行天聖中試經
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
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
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
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
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腳費卻多少草
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
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
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
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
峰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
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眾住
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
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皴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
曰西天此土問學大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
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
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
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
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

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大眾集定乃日上來道箇
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銷得四天下
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
著屑且作麼生卽是良久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爲
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遇賤卽貴遇貴
卽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饑人之食令他
永絕饑渴遇賤卽貴握土成金遇貴卽賤變金成土
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饑人之食何謂耕夫
之牛我復何用饑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
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

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
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上堂
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畱影之心
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
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
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上堂觸體
常于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
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
麼若也會得西天卽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
收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

以道塵塵不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
見日夜見星良久日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參上堂夜
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
石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卻又恐大地
人無出氣處且畱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上堂虛
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堂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
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
收智出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
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負綠直上寒松之頂白雲
淡沲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
曾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
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
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
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爲道看良久
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君自看上堂枯桑知天
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真雞足山中與他
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裏洗土塊四
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
濟雖然丈夫爭似闍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
人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

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僧問天不能蓋地
 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握地深埋曰此人還受
 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日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
 室中間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
 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鷓
 鴒終夜啼圓通門大啟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
 陽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
 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
 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
 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椽折驪龍角才問卵塔已成如
 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
 寺東之原崇寧中諡振宗禪師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二

音釋

屎 同居徒昆切音 楮 上音骨下音軋乙黠切音
 豚尾下竅也 啣楮木頭軋扎車聲也
 過 古禾切音戈 啞 音過 髮 莊華切 蚱 音猛 蟻 音猛 類 音猛 鷄 音猛
 都括切音掇 鴉 丁聊切音貂 鴉 音貂 黃鳥也

葉孟氏施資敬刊此卷計字壹萬一千零二十一箇

光緒三十三年冬月長沙刻經處識

元四十二

三

